

淵

于

集

澗于集目錄

書牘卷第四

致李肅毅師相

致陳破庵閣部

復陳破庵閣部

同前

同前

致李肅毅師相

致邊潤民師岳

致裴樾岑船政

致八弟

致李肅毅師相

致周子玉觀察

復吳子述大令

致李肅毅師相

復章琴生太史

致李蘭孫師相

致張曉颿太守

致許鶴巢舍人

致陳弢庵閣部

致邊潤民師岳

致黃再同太史

致八弟

致張孝達制軍

復奎樂山中丞

復黃子壽廉訪

致黃再同太史

復奎樂山中丞

復章琴生太史

致奎樂山中丞

復李肅毅師相

復奎樂山中丞

復李仲彭公子

致瞿子玖學士

復胡守三大令

復李肅毅師相

復陳弼庵閣部

復李肅毅師相

致于次棠廉訪

復李肅毅師相

復顧皞民觀察

復趙菁衫太守

復朱子涵內弟

復李肅毅師相

致鹿喬笙比部

復顧皞民觀察

復李肅毅師相

復朱子涵內弟

復奎樂山中丞

致李肅毅師相

致黃再同太史

致朱子涵內弟

致奎樂山中丞

同前

復方銘山觀察

復李肅毅師相

復奎樂山中丞

復陳弢庵閣部

復劉省三中丞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龍松岑戶部

致李蘭孫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復王廉生太史

致李肅毅師相

復陳弢庵閣部

復何子莪少詹

復李肅毅師相

致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顧皞民觀察

致陳弢庵閣部

致李肅毅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同前

復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復章琴生太守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復王廉生太史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復顧皞民觀察

書牘卷第四目錄

澗于集

書牘卷之四

致李肅毅師相

昨解船官如釋重負本思航海而送行者駱驛不絕扁舟潛行其勢不能且到滬候船亦須旬日不如迂道由浙而蘇一省臣姊之疾重作聖湖之游品蓮謂借山川消遣以辟滬上守凍之迹真知我者左相復奏到時如無餘罪鄙見罷官後以不入都爲是養晦習靜似宜郊居苦於敝鄉並無一椽舍弟寄迹蘆臺亦市廛雜遝之所且弟方司軍械綸思避世逃名轉以獨寐晤歌爲適不能如陽城中條兄弟偕隱或在津沽僻處得一廬爲氓遷眷屬幽棲於此但買屋之資一無所營欲求公登高而呼託曹靖臣輩先在鄉間一爲物色俟綸到津再

向孝達諸公爲割俸買山之請將來或在敝鄉結茅或在津門僑寓再作區畫耳公知我愛我當諒此懷法惠未平隱憂殊切南船猶在甌海聞法伏東冲三沙爲狙擊計或者南洋之意本圖牽制不至冒昧東渡耶如此則與鄙初見甚合否則衆寡不敵心以爲危今日宿伯潛齋中明日由臺江溯建溪而上

致陳弢庵閣部

別殊惘惘竹崎候輿夫正旦始到水口罷官風味不可不嘗舟中讀易胸次浩然足以奉慰明日如不雨即可舍舟就陸程途紆折須十餘日始到浦城公歸猶下水船也然記日徐行亦可略知行役之勞苦耳左揚復奏日內當有諭旨而此閒寂無消息已託友山及子玉

公便中寄我一函爲幸入春法事非大戰必議和不知
當軸有何良策公似以養機自晦爲是禮廬不奪不在
貶官也獨吾輩袖手而時賢亦乏奇謀坐令宵旰獨
憂此杞人之恨耳

復陳弢庵閣部

在清風奉手書厚意深情讀之感念穎老請公會辦團
練未與左相會奏恐未必準正值左遷之後又恐因此
生出波折萬一得允守禮陳情轉似置身事外措辭似
難圓足鄙見竟以高安素衣治河湘鄉居憂辦賊爲法
居鄉斂迹受事而不受資並聲明不會銜奏事或者與
近日所處相合雍乾間凡陳情者均不準也乞參之乞俟奉到明諭再
與壺老商之何如然鄙見未準者十之七八耳鄙人以

掩飾取巧譴戍軍臺 聖恩高厚藉此効力贖愆不終
廢棄惟措置臺費殊為棘手亦惟有委心任運而已日
日談洪北江學林文忠可云具體而微矣

復陳弢庵閣部

除夕書人日始到時次太平驛也臺站遠者迄烏里雅
蘇臺近者即在察哈爾今昔勞逸稍異具詳龔定庵文
稿廢員類攜家置宣府而在張口當差去都四百餘里
鄙曾一游尚無出塞之苦此實 本朝寬大之政也侍
不知軍旅銳意前行致此蹉跌咎由自取承以林姚慰
藉非所敢比惟當自省誓尤益修學業必使窮則行足
孚於鄉黨通則功足塞其過失乃不負公之素愛與鄙
人之素志然臣之壯也不如人正恐漸成頽放耳季相

愛才之意有古大臣風乞見時代爲致愧坡公放廢後少作書札亦養晦之道也到滬再有書與公相聞爲道自玉勿以遠人爲念

復陳弢庵閣部

由延建逾仙霞二十日始到清湖衢嚴爲父兄宦迹所經戎客重來感傷無已且舟車所費不資壺公寄千金未到擬以此歸還船政而委員等不肯受殊屬無謂到滬則法船已在崇明仍由陸道赴都聞諒山又敗石浦兩船傳聞自行鑿沈鎮海三船張皇恇怯不值一噓聞中樞漸有魏絳之意矣閩中防務子玉函來樾岑出駐壺江黃軍亦隨去不知確否閣下想在鄉時多在城時少穎老之請未見明文想是謠言恪靖當不過拘致

計惟養道禮廬上承親歡下歌翁好學問非在憂患之時斷無進步也侍過浙姊氏病劇爲留五日止此一姊矣煮粥療須不能與一武人爭爲弟之道悵惘可知沿途作詩不求工麗但用遣日頗無怨尤憤懣之意稍介胸懷或尚可與入道耶盈盈一水不盡所懷到津當再有書

致李肅毅師相

舍舟而陸勞費紆迴比到滬而法輪又游駛於崇明以截南漕佩綸亦厭風濤故仍折而揚徐望嶽浮河補生平游迹所不到但赴戍則稍遲回矣前寄一函雅有杜二灑西之想不分乃作太白夜郎記癸未冬間告公以夢謂有遠行非因非想委之不可知之命耳途中讀書

看山了無怨尤憤懣之意惟上負 殊恩審觀時局殊
切隱憂佩綸素疾俗亦疾之近狀如此所謂舊識能
爲態新知已暗疏而仲良前輩意獨殷殷不愧古之君
子抑亦我公愛賞有素故仲帥不惑浮言也然佩綸玷
辱門牆乃愈恧然矣諒山又挫初傳晴軒受傷楊玉科
陣歿疑爲謠言仲帥云確有此事聞之憤懣南船嫁禍
於浙而臺防藉以解圍厚庵亦東渡不知克虜伯礮已
到臺否黎意槍撥浙可免明珠暗投楚軍至今猶以劈
山甚於德礮前膛甚於後膛視鄙人斤斤於槍式之新
舊礮臺之明暗以爲多事宜其氣吞法人目無全虜也
惟粵浙購器均落後著現在從何著手量家令固削藩
首禍而其論兵事疏於器械三致意焉豈曰徒手搏賊

哉朝鮮之事似亦厝薪火上清卿勢不能久住於屬國
惟我無重軍治其邦域又無堅船控其喉咽恐朝鮮行
爲琉球續耳公支柱危局鎖鑰天門願專精神求賢才
以自光大臨流不濟彌復依依

致邊濶民師岳

在閩兩上啟事當已入鑒客臘十四得罷官電音因商
之石泉及裴樾岑電奏不候部文於廿四日交代廿七
日由閩啟行歷延建以達浙江復由常濶以達袁浦以
法蹤游駛江浙界中不能航海也左楊查辦復奏太遲
人多口雜機事不密故閩人得預爲浸濶左之意以佩
綸勇於任事主持平揚之意以閩紳列名者衆主遷就
當出奏時林穎叔陳伯潛均謂必無餘罪而佩綸即知

必有此行受 恩素深見理素定此心絕無怨尤現擬
由陸入都達戍寢饋如恆請勿懸盼宣府去都四百餘
里現惟計所以安頓家屬者如吾師能賦遂初則依師
而居不必以妻子為戍客之累如 天恩不許師歸且
到京斟酌或眷屬同行或仍寓京邑屆時再行奉商船
政公費無餘香翁借我千金稍敷道途舟車之費矣

致裴樾岑船政

馬江話別魂黯文通敬維橫海書勲外臺展績即膺節
鉞企頌良殷弟朔漢荷戈 恩寬譴薄由閩歷浙山道
崎嶇惟徧歷揚羅李朱講道之廬始自知其不學無術
當益奉良箴藉醫野率耳沿途舟車承委林經歷宗熙
妥為照料心感無既現擬兼程北上速赴謫所聞閣下

引軍進劄壺江具徵壯奮但築壘安礮須選匠督軍格
外求堅求實芻言幸納之

致八弟

米元章自述市即黻也非是黻以黼黑與青相次市篆
文黻以韋鞞也大徐謂俗作紱則唐宋時已沿作紱矣
弟改字穉樵亦從時尚然揆之於古如孫文臺弟字幼
臺陳元方弟字季方皆以弟隨兄非以子承父究不可
訓今爲弟制字曰韋孺字義旣明兼厲性急佩韋之意
亦兄臨別贈言也

致李肅毅師相

過津三宿備荷教言兼承重貺敬謝敬謝比維經畫遠
猷德躬康勝爲頌佩綸初四日到都厲愍忠寺擬三月

下旬赴戍婦病小瘳俟潤民師進退有定再決赴宣行
止丹青來均未與相接虞山尤殷勤周帀似平日極契
者陳與同以公論不容謂閩揭乃虞山授意而青老則
謂軍臺乃丹老預定以逢迎者丹老轉以本擬西行力
求始改近邊爲市恩卸過之說鄙人敗軍受詬清夜疚
心今知謫戍旣非 聖意輿論尚爾曲原益滋慚悚然
於邇卮之境處之益夷然矣閩津往來各電公旣漏言
於錫膠而鄙人意欲引疾之電公又電之譯署且屢以
馬江失策法人本不攻船廠各說頻頻入告致嫉鄙人
者謂合肥素愛綸亦操此論足見保廠非功而失船實
罪疑公者又謂公亦嫉鄙如仇自非我師弟素心莫逆
必有閒隙起乎其閒蓋言路不憲公而公之左右又不

盡意佩綸故也既往之事存而不論錫鄧相見幸公勿
及鄙人爲感薛侍郎定臺費於 特恩釋回者亦擬令
繳五成兵部於此次 恩詔本擬查辦而刑部必令到
臺始准請 旨專爲齟齬鄙人計薛丹黨也

致周子玉觀察

淮南刻元統韻會領到亦甚精美頗怪張君一跋未將
借書序出近於沒人之善鄙人舊藏乃小字密行元本
想見尊藏元本之足貴石章拜嘉刻手亦尚不俗在滬
留一款欲歸船政舟車之費久不得尊復豈疑鄙矯耶
過津述閣下意合肥謂作參贊不如在船官吳惟允未
必回閩正當李讓以機巧佐諸葛朱伺以造船佐陶公
耳弟過都小住旬日息交絕游韜光養晦春杪擬即赴

戍所人以戍所為城。且我以戍所為鄉山，便有無入不自得意。顏之推曰：有學術者觸地而安。雍雖不敏，請事斯語。蘭君喬梓均有書乞致意。

復吳子述大令

佩綸取道浦城不及別。閣下游武夷時已聞謫戍之命。故也。到都承手書貧賤患難之交宜。君子惓惓不已。閣中止一故人使之跋涉勞苦而終不能說。士薦賢愧恧，何似賜詩沈著，但稱獎非所敢承耳。春眠風雨圖詩寄上，頗學尊體，不知有脚漢氣否。拙書用筆多病，俟稍有得當再塗數紙求教也。春杪赴貶所，鄙人凡百如舊，勿念。

致李肅毅師相

宣府猶宇下便有春風不度之感鄙惟忍辱忍寒耳賜
函交驛或仍寄都廡由都轉遞塞上五日可達此邦僻
陋無所見聞佩綸亦不願以憂傷憔悴之私屢瀆長者
聽恐雁書亦漸稀矣四月山深薄寒猶噤秋冬可知婦
病體恐不能來強來亦必病家事殊難安帖此豈章惇
所爲哉清卿想已東行公致粵電幸及鄙狀兩弁沿途
甚勤書所不盡幸暇一詢之

復章琴生太史

塞上僕舊游閣下又嘗訪琴西留躅於此不煩記里釋
山圖上形勝矣叔耘贈贐請合肥代卻之鄭丞有相送
出塞意拒之不見尤可異者有極不相識之人或以貲
贈行或免介求見均婉辭屏絕不以附和爲喜亦不以

疏慢爲嫌他日免以了了恩仇失吾之正魏其之結灌夫飛將之殺醉尉正坐失意時把握不定耳君必曰賜也非爾所及

致李蘭孫師相

曉颿諸君送至淀園乃更愁絕過居庸邊聲塞色時時觸人矣初二日到戍所歐陽文忠謫夷陵與尹師魯書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逐臣遷客之思賢者竟不免耶論讀書省過尚能自釋幸勿垂念臚卿鄉人以簡緣畏事亦未往談

致張曉颿太守

初到戍所不能無遷謫之感離索之懷日來閉戶讀書漸忘之耳鄙人豈能同流合汙乃李郁華旣銜恨某某

輩又以孝達遷怒都統與葆有連以鄙之不拜同戍也
疑綸必致書朝邑及青老阻其減釋思之啞然念公不
置坡詩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爲邊門嘅

致許鶴巢舍人

出塞早行正避送者閣下凌晨過我感感夜郎太白何
必親聽踏歌聲耶損惠南食兩種遷哲葛粉足備軍餼
昏索之況亦頗似六一居士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
也皞民當歸康公直譯署否

致陳汝庵閣部

兩電均悉敬維閉門靜居蓄道修德深用馳叩子瞻儋
耳子由雷州鄙人張口斯其類歟春杪首塗月初出塞
讀書省過以副深期祠聯屢促合肥當已寄達左右塞

上酪佳材官回津寄奉乳餅兩合稍助閣下旨甘之獻
驛馬不能多致也新居落成與諸弟聯牀聽雨豈非中
條大隱令人健羨林文忠詩集清卿願以番錢六十枚
助刊旋有琿春勤界之役不知刊資已寄尊處否穎叔
先生見時道意丹曾賻當爲致之

今日往市購乳餅適有蒙古貢差過此分得貢餘餅十
包據云此餅之至佳者貢係三八兩月味真而乳淨且
新鄙不知此味附所聞亦松漠紀聞之一則也

致邊潤民師岳

在都所上書當已入鑒聞公須俟滋軒到陝後入都展
覲殊增勞費惟師母大人赴汴可緩世妹得依伴卻於
病軀有益也佩綸月初到戍此特宋時編管安置之例

一無所事日惟讀書省過尚能自釋惟世妹病仍不減
蓋去年疾勢頗重至佩綸歸時始小愈在都留二十日
日見平復三月廿三日又得感冒以佩綸須出塞而師
母又有初秋赴汴之說其病皆由思慮而起不盡外感
近聞延醫診治而咳嗽作吐仍無大效爲之奈何佩綸
受知最深既爲門下之玷而又以此起閨中之憂思使
函丈矐焉北顧臨穎徬徨百不盡一

致黃再同太史

淵靜記糾謬甚當引書目過多學墨守訓真非膏肓廣
雅也竹坡屢贈篇什故報之對知交略露胸臆正猶坡
公日戒詩而仍有贈答顧不如成山精悍又未及閣下
汗虛珠汗下矣冠老如尊指復之近遷城南病婦恐秋

間未能就道潛劣而驕公兒子畜之暇可訓迪亦可收
威積懷不盡

致八弟

海門乃雞口雜職慕之如羶仲帥排衆議見昇望兢兢
業業敬事酬知提調尤望謙和周帀戶部於利孔計較
錙銖考較不可後人卻亦無取苛碎培克司事巡丁千
萬慎重凡事從儉嗇上立定根基尚恐流於侈靡若上
手鋪張則後難爲繼矣六姊之病念及即寢食俱廢醫
已束手安望其愈載之不願鹽局所見極高電局亦不
合算此所謂雞肋耳公餘何以遣日杜詩常讀否求一
二種佳帖臨之書更易進天台去海門遠近乞將台州
形勢名勝便中略寄我知之弟言書抵萬金此書語真

抵萬金也

致張孝達制軍

出塞後曾寄一電當入清鑒漢南耳目荒陋朝事邊事
聞之不詳惟聞公治邊振休獨勞獨憂良用馳系大上
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志在讀書養氣自克而賈山之
學不醇上蔡之矜未化恐亦終於無成而已近狀不能
一一子長所謂不辱亦彊顏耳八字盡之谷地沙燥風
寒既乏人流都無藥物近臣得罪理宜杜門全家徙邊
俟來年計之淵靜書來謂公憂我匱乏謫居用度儉樂
山子壽均有所贈今年可以無憂足釋塵系酷暑起居
千萬保重

復奎樂山中丞

佩綸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聖明寬大不即誅殛竄流
塞上得以養氣息機誠爲幸事惟壯志不就誣口橫生
點我家聲愧我良友辱書彌復感慨也張口舊游不堪
回首如喇麻寺多倫諾爾等處頗思一踐前言補足迹
所未到但恐羈管謫戍之人不能閒雲自在惟花豬風
味卻可飽餐以塞饒口永峻齋處承爲函託具見骨肉
之愛張令之兄乃華亭兄舊交鄙人與之似未一見得
公書必能賓至如歸前寄銀四百兩以到閩既有 賜
帑故不欲再耗廉泉今患難之際至交如公素通有無
於尊函未到之先常師母送來已經拜領屆時如須款
當再奉聞閣下撫晉一年頌聲載道於香帥不愧蕭規
曹隨於晉人不愧召父杜母今忽改調大藩自以次公

乞養未行慰留遽為陳奏深拂當道之意故陰尼之引
年歸隱時乎時乎

復黃子壽廉訪

敗軍辱命上負 國恩下乖夙志正如兒童逃學日愆
師長訶責辱書慰勉交至殆以艱苦備嘗不忍督過之
耶然益慚仄矣公至交莫如鄂生再同至交莫如佩綸
一年造此兩獄知公不能釋然於懷然世路之險交道
之薄自古已然昌黎陽山一貶乃致疑於柳劉洩漏亦
失賢者度量不如反身修德素患難行乎患難惟謹守
訓言持以定力而已輪作之暇思稍為有用之學惟幼
年涉獵不醇竟茫然無從證入公如以為可教黃石一
編要當於博浪不中後密授孺子耳割俸惠我晏子左

驂之義然越石正不必贖公真清乃時以廉泉相貺慚
感頌臣南次棠東公同志益孤如何如何

致黃再同太史

拙書不敢點佳紙惡詩不敢汙清臚故屬件久未命筆
也偶作陶賴勺藥一篇不免規撫定惠海棠然實亦可
異惜詩不足傳之耳寄稿奉覽如可存擬塗上塞責如
嫌冗長請稍芟削儻不足存即俟有新作再寄以周禮
疏勺藥流黃並舉與牡丹似是強對若以牡丹為指斥
則流黃何指耶一笑

復奎樂山中丞

前屬暢敘離情閩事難細敘謫居引罪不敢辨知己相
信深亦不必辨閩人有為而發左疏亦模糊一片弟初

二豫飭而其夜何督電來復飭諸軍初七到馬江查明

具奏奉旨獎其詳明而又以為十五始到馬江十五

全同馬江弟先到馬江久矣敗而謫何怨巧而謫難堪

諸將非我部廠中遺失物件弟已詳報半紳士搬回坐

將士搶掠又有何據耶遺失皆木器不搶四萬現銀而

全遺失些須彼總之船廠具存而南洋奏已失故有陸

師盡潰之說陸師潰船廠誰守者陸路殺鬼四人餘皆

餘人弟亦未請獎內自獎孤拔已死死於馬江弟不敢

之後乃以濫保為弟罪也而法人云未亡故有水師自焚之說

實為陳英打死而法人云未亡故有水師自焚之說

復章琴生太史

得四月廿三日憲書並讀賜詩慰佩無似閣下疑綸書

學山谷詩亦必學山谷故贈詩有坡詩效谷之意關時
兩絕可爲神似然本家筆意終近蘇也佩綸偶與子儁
同年論詩子儁學杜謂杜須從玉谿山谷兩家入手方
不麤直此自前人名論然終如竹垞之病不好山谷詩
蓋鄙性如奔流亂瀉苦少紆迴故詩亦乏姿態孝達初
見佩綸謂論議爲上四六次之詩爲下辛巳以後手生
荆棘彈不成聲而孝達乃頗進之孝達於鄙人幾似坡
之於谷好而不知其惡然益悟前之病乃坐剽滑矣閩
浙道中稍稍以詩遣日近於堯唱牧歌豈復入格一受
閣下鑪錘便如諺語公牘語坡谷入詩轉更斌媚也謫
所始取山谷集讀之竊主洪玉父之意斷自退聽使與
蘇仙門逕相通而辨香終在玉局覺其天資學力直合

李杜爲一手而氣節過之江西一派不過分支殘滴猶足潤及九里真不愧蘇海之稱天津一別不可無詩寫寄稍遲軍已壓壘又坐不能先發之罪可怖可怖勉依來韻和成並前詩寄上伏望指示疵類使鄙人三年中於詩學稍得了悟亦是謫居一適也內人四月閒病勢增劇比仍延舊醫受藥稍愈眷屬作何安置近亦未能定計坡公貶黃州直以家累付子由致之貶所今弟弱於子由婦弱於同安兒弱於斜川安得詩不弱於玉局耶和詩第五絕直以老坡自況僭妄爲罪然其平生師友孤鯁志節似亦未減古人

致奎樂山中丞

前交永峻峯一書當入覽矣都司王金榮爲覓一屋在

下堡南門內地僻室潔與諸流人遠擬即移居八月閒
再致眷屬也陸宣公在忠州不交一客遺謗省愆謂之
乖冷即亦聽之昨始至察罕軍臺一行早知鄙人必有
此役庚辰欲厭勝之而公不欲弟往今罹此厄劣弟頗
怨老兄也永公送燒豬殊不佳更悔出塞耳

復李肅毅師相

奉十五日教極承垂念伏審即日台候萬福抃頌無量
和約既由二赤鑄錯已成公即力爭何濟興獻以大治
水師善後未始非計但閩廠已成銅習津學始有萌芽
無人之病視無財尤甚公云無下手處鄙見正恐下手
之後無事人人插手有事人人束手耳然奉日迴瀾終
望公以隻手援天下也鄙即有夷陵怏怏之懷信安咄

咄之字亦非左右所能窺測實亦省愆養晦無所怨尤
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至言敢不服膺憶公以書
生不知兵見勗意頗不甘今重理故業作字爲文全不
入品書生正不易到況知兵哉歆然不足之心生斯老
子所謂驕氣態色洗滌殆盡持此志未敢稍懈也五六
月後騾馬就牧輿者漸稀書不易達婦病不減都下家
問亦難如期公書十五交驛廿四至行九日而伍廷芳
賀午日啟行六日

承示小阮云云不甚解彼以轅固讀城旦書非長信
意證以青詞似潛邱逢興媚閩亟圖解釋殆以此說公
耶鄙但知反身修德故在津時得仲容書未以上自今
猶此志也然公有綢繆骨肉之誼鄙必謂此閒樂不思

蜀豈近人情惟以理論行使止尼固有天在以情論公
愛我我亦愛公不求繫鈴之人而驟解之亦徒捋虎鬚
而已大蹇朋來干寶釋爲權智相救知聖賢處此亦非
貿貿然救人也公之憐才耐久鄙所深喻其能設法固
不感知己之私恩即不能設法亦豈以棄予爲小怨從
容審度惟公內斷幸勿使鄙預聞斯兩得之矣

復奎樂山中丞

奉五月十八日惠書肫切懇至有綢繆骨肉之誼先
人數奇弟又墮家聲幸老門生有公不啻歐之有蘇然
亦滿肚皮不合時宜奈何奈何弟謫居不談時事亦未
敢忘時事京津消息時通所聞尚不孤陋和議十事均
確從此越南淪爲異域矣近籌議水師合肥即不願任

其事從前水師直是兒戲習氣甚於勇營沈文肅不得

辭其責也

弟不欲歸過文肅而閩人轉劾弟以爲文肅解公私厚薄自有定論

近英與俄

有隙乘機據高麗之巨馬島及南洋金山奉賢海中之

花鳥山泊師船設電綫一旦與中國啟衅則南北洋之

氣脈已隔若不講求水師則外海之險均屬他人弟辛

巳再出言水師先後四五疏而第一疏即伏保唐徐處

分終且以水師敗此天之未欲立中國水師也滇粵邊

防自當於無險可扼之地設險以守事定則大農必竭

力搏節粵人頗不滿孝達而孝帥以兼籌并顧所借洋

債亦過多恐邊防不能放手布置耳近遷城南宅頗潔

淨乃都司王金榮代爲料理婦病新瘡潤師九月入覲

父女欲一見則今年未必來此弟日惟讀書遣悶亦不

願全家來此也某公素極相契莫測讒嫉之由都下傳聞則以月餘共事嫌佩綸和戰異議遇事折之疑爲左袒舊樞然鄙與舊人亦未嘗附和遷就也安命省愆此真不足計較惟 聖母當衆口喧囂之際猶垂愛惜卒之遣戍亦非 天意每一念及不覺泣下恨 重思難報耳公交代須秋冬五日京兆公事及僕從輩益宜加慎達夫韻侯均在左右否

所傳八字不確鄙方欲解紛聯好肯以刻激語觸之乎我退讒至疑爲附舊噫欲取富貴肯附舊乎且舊亦不喜鄙人公所知也一切委曲非面談不盡

復李仲彭公子

塞上儉荒日與老兵爲伍路尋牛矢香換馬通正復難

耐得惠書霏如玉屑便有松枝代麈尾琴師乘我窘迫
以旗鼓逐之敗將恥數奔勉與角力能不絕履幸弟異
軍特起爲兩家解圍何如鄙人咎皆自取何所怨尤致
琴師書欲毀譽兩忘涵養正恐不到日惟讀書習靜然
亦韶弛馬閒漸覺不受縶絡矣弟就試南闈何日戒塗
文字終以正大爲主匪務時名亦繫福澤鄙人受知師
門頗蓄濟時之志一擊不中豈可再辱然世事方艱正
不能無望於喬木世臣也弟勉旃

致瞿子致學士

留都下兼旬親舊見再同同年見次遠而閣下雨過蕭
寺均不獲一晤稍釋飢渴殊悵悵也貶所稍暇擬作一
書道意適聞閣下已銜督學浙江之命秋試在近駐

征必速頌仰何似子儁同年以恪靖奏准立傳穀士作
史館提調時以事實太少適館中修儒林文苑傳牒下
浙籍徵事狀朱茗生侍郎歸時曾屬其與在籍紳士具
呈撫部奏之佩綸學淺福薄年來才庸誤國而家事顛
連相繼亦半誤於庸醫勞苦憂鬱中未暇一詢茗笙謫
戍過杭亦未敢私造故舊也閣下與子儁至交必能發
潛闡幽且又使者之責望與茗老商定咨館爲幸近狀
屢屬再同轉致不復一一

復胡守三大令

兩辱簡問存慰良厚慚感不已佩綸得徙近塞省過感
恩思務學以補其冗來教稱引過當非所敢承也綸
自筮仕以來即恃二三親舊仗助在官蕭然去官亦止

於蕭然尚不甚窘乏家素儉謫所視京朝浮費大減近
臣得罪宜自韜晦絕不與人往還故用錢處尤少見貺
百金物意兩重理不當辭但五常邊瘠閣下初得官宗
族交游共望河潤不免割廉節俸以副其求鄙人且未
欲遽拜大惠佩綸於君臣朋友之地絕不敢稍有虛語
以虎臣將意堅摯故託琴公代致下懷風義世所難得
使鄙人謹嗇之節附以不朽不更佳耶邊徼荒寒伏惟
以時自重不宣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十一日手教伏承一一籌議水師仰見 聖
明遠大之略曹公歸自赤壁即肄水師周世宗以南唐
水軍銳敏歸自壽春造大艦習水戰割據之雄且爾

神武臨御首輔惟公無人無財要宜陶幹馬江一役由
於將不知兵船不如敵而中樞又縱法入嶮先人豈可
以此自餒哉恪靖勘復一疏鄙人嫌其雜引譎言而政
地謂其瞻徇敗將復奏瞻徇尚如此設盡如石意以
朝旨嚴峻怨家過多從而下石焉事未可知也伯潛謂
其始終稱服遭申飭而不悔固此老護前潛亦善揚其
美然在世道荆棘中有此一節非無益反害者公言得
毋小過人誰不老哉佩綸不附左亦不詬左平日持論
如是即謂因其瞻徇而瞻徇之亦受申飭而不悔矣呵
呵反身修德深恐言出而躬不逮造命之權聽之君
相前書語甚決矣公猶時宣諸口無乃愛佩綸太過而
不免私意回惑此等事參權智以濟公心則可冒嫌疑

而爲私請則期期不可無論泛泛者不必豫謀輔決即赫赫者亦不必下氣乞憐公秋初入覲承內政更新外侮初戢之後宜有嘉謨偉略佐聖世而服新參若以一夫失所旣不肯抗言逢怒而祈哀委婉以動當途是鄙已辱而又因以辱公甚不願公之出此也佩綸誠行薄數奇即釋回何益即起用亦何益誠不當虛生此世則盈虛消長亦當有天道主之公勿爲我戚戚鄙之冤不冤並不係事之結不結岳武穆不願以和議成而進階鄙極不肖又豈願以和議成而見赦耶阮意甚執昨書來言鐵香告以巴報孤拔死與公訪確實爲陳英擊斃云云確否與潛書姑及之以塞閤口而已

復陳弢庵閣部

奉四月廿二日惠書伏惟上侍康強禮堂開學慰企無
量孝達屢以撤兵太速爲言政府惡之電復頗如公所
聞俄法兩役孝達名實俱到矣講解事由赫德合肥屢
爭譯署不復清卿憲副奉命會俄勘界近尚未行閩
中傳言抑何可笑朝邑乞病言者劾其取巧皇遽而出
塞上所傳如此較閩之民譌稍異孤陋則有之顛倒則
免矣馬江復疏雖潘詞不副樂旨馳譽不助宣威而恪
靖之心衆皆喻之公謂恪靖於鄙人始終稱服雖遭申
飭而不悔敗挫之後讒詬之餘能堅定如此雖謂之神
明未衰也可佩綸自勵自勉不爲私謝待恪靖亦不薄
也陳英傳正擬纂稿鐵香言巴特納於約定後報孤拔
已死實則初三之役爲陳英礮擊墜未至長門而死是

日陳英當孤拔之舟此言必確戰後德副提督輸情於
方道星察理笑之小邨以巴使慘沮謂孤必死電告鄙
人八月間合肥訪聞從法教民家書言孤拔陣歿法將
各官加等議處與佩綸先後電署時京僚之劾已傳內
疑鄙爲止謗計合肥亦疑信相兼不便再電玉溪詩曰
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今馬謖未逃而孫
歆未報亦稍免於詩人之刺矣都下頗傳此事爲鄙人
不平知武子少年坎壈果老而有裨於晉霸豈以一襄
老之尸爲輕重此正可爲陳英傳料耳林文忠公詩學
何家乞公撮要見示或作一跋寄正但子瞻作潮州韓
祠碑則可鄙非其人恐以疑似滋謗稍緩何如舊作辟
厯梧詩望錄稿見寄甚愛此詩也公服膺曾文正能立

能達不怨不尤之說舉以相勗足見涵養益深閱歷有
得惟時事艱難人心浮靡較之粵檢尤難著手公於三
年伏處時宜將一生作用擴充基宇立定牆壁方不空
過此日月就曾侯所言論之仍當先從堅定處著力耳
鄙人近亦養心省過安命甚易去矜甚難公言正中我
病痛每念晉重耳備嘗艱苦何以一見楚王頓作壯語
諸葛侯街亭敗還何以能使朝無讒言軍無餒志蘇長
公謫海南何以浩然不衰儵然自得其所養所學必有
大過人者胸中時以此數公盤旋便爾斗室高朗生氣
遠出

復李肅毅師相

奉初九日手書並海戰新義所以獎勉而慰藉之者良

厚退由進求教亦多術感悚非所敢承法人虐越致亂
匪由法遂約誓甚明歃血未乾而背之計亦無賴朝鮮
極是隱患壬午秋過津曾與公密論之鄙意欲不撤戍
軍以此果筱軒不內渡則去年無訐倭之衅今年即無
附俄之端大院君尚有志氣然性亦梟狠忽縛忽縱即
無衛輒圍咸魏豹絕津之慮控馭要當有體信及豚魚
望之公矣惟以世運論李成桂一篡賊耳而子孫久長
幾於商之六百今固當爲季世以人事論其父子兄弟
夫婦君臣閒乖戾如此亦爲亡徵鄙見非勸令內屬強
鄰日逼勢難久存然內屬亦談何容易此誠肘腋患也
保邦馭遠終以水師爲講武要圖但非規久大戒浮虛
不能成軍不能得效此豈一手足之烈無室柱而始種

松無魚鱗而始結網計誠晚矣然猶勝於不種不結者
移居後心益澹靜三復公書憂從中來耿耿不寐莊子
所謂槁木死灰不易到也海國頗未輯睦秋請恐難
俞允祝嘏例賜珍入宴勞臣但知嘗膽臥薪可謂先憂
後樂矣紹都統欲援例調鄙入塞効力亦市惠亦畏事
據云都下有浮言實則無之黃主事貽楫聞人為黃剖冤于
按察蔭霖為黃明志其說頗播聞忌者不得不刻繩以
相抵制紛紛者何時已乎

致于次棠廉訪

家書來知從者入 覲甚慰甚念佩綸過都下以流人
羈管不敢登堂一拜太夫人聞康強逢吉近當益加食
飯也南皮治粵任重事煩得公相助必能同心共濟都

下頗以南皮於屬僚禮節脫略爲言此自憾者之口鄙人深知南皮敬愛我公極爲誠至願公到粵補南皮之疏而不苛南皮之細庶益收笙磬同音之雅時艱日亟吾道日孤公所見遠大當知鄙人苦衷並非爲私也前已屬幼弟代達恐不詳故又及之聞粵被水治刑獄理災振皆吾儒活民之大政如太夫人意許公遠行攬轡澄清爲粵人祝罪廢不輕與人通書知交遠別有難已於言者近狀當已悉不一

復李肅毅師相

初六晨奉初二日手諭何其速也海軍復奏崇論閎議博大精深聞之神王公自德厚功豐兼三不朽而罪言亦庶幾附驥尾而稍彰也奏稿暇乞寄示文字以有用

於世爲貴辭賦壯夫不爲聊託於變雅畔騷而已豈願
以詩鳴哉況作者如林欲與古今詩人爭一席亦談何
容易耶朝鮮之事裨竈適野杞人憂天耳大院欲錢王
納土中朝如光武閉關此自息事厭兵之意但今日邊
海閒欲百年不用兵不可一日不足兵鳴綠江瑋春兩
軍即海艦如林陸路亦當有此勁旅老成碩畫遼瀋要
圖並此不決非淺見所能測矣香濤於朝鮮未必著議
海軍之疏如何佩綸前月杪被都統文書調入塞垣效
力自聖人言之則曰素患難行乎患難自道家言之則
曰彼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而已酷暑漸解微涼
欲生伏惟起居保重不宣

復顧皞民觀察

氣類相感幾於銅山東摧殿鐘西應瓦釜之喻何外我也承手書論諸葛公讀之不甚解謂論諸葛耶則所見求異於衆而亦未超然於衆也謂借古人以爲佩綸解耶則非佩綸之所敢承也佩綸極好陳壽國志頗著有諸葛公馬謖姜維論自謂稍得公之用心與蜀漢當日之情事馬江敗後都焚棄之蓋以身親行間而傳聞之辭足以奪其目擊之實況秉筆者出於後世之書生而爲敵國之史官耶古事如此則今事更宜置不論莊子同乎我與若異乎我與若數語盡之矣執事以一身孤立於驕帥惰兵之間委曲彌縫以行其意猶爲忌者所中挈眷聚遄行數千里勞苦可念然去荒寒獷悍之地而得與二三知舊暢然歡飲辭王事之靡鹽而遂其懷

歸將母之樂於計亦甚得也引見後以何官注選長
安久居不憂窘乏否天津一游否均念近狀鶴老及安
圖當詳之不贅

復趙菁衫太守

南北往還遵海者七而未一觀齊魯之郊既入郊矣兼
程就戍又不及訪閣下與共登岱宗觀河濟亦恨事也
出塞已三月謬謂近臣得罪不宜與人交接杜門念咎
而已或傳閣下守青若沂以未知子方為鄉人而與執
事密戚故未得一見無便亦遂未奉書也乃遠承手問
殷勤累幅所以開慰者良厚佩綸力小任重罪大責輕
貶所去鄉不遠聖恩體恤至矣平居信古人甚篤故
往往與時忤然亦幸而有一二古人在胸中故危疑震

撼之地亦往往處之夷然子方比已晤當一一知我近
狀不煩具陳矣近作灑落清婉耐人尋味美政新詩與
時俱積精神滿腹似所患不足爲累但諸葛街亭空傳
綸帽東坡僭耳但製椰冠怪閣下尚以紗帽嚇人也呵
呵殘暑新涼惟起居保嗇不宜

復朱子涵內弟

承示都下近事似弟憩靜者形擾動者心處世保身一
切須從平恕上做去至於炎涼貴賤自漢以來既有此
說儘可付之不論不議也禦寒旣須厚狐茲購捨利獮
馬褂一件青狐膝袍一件價七十五兩乞弟估量如合
宜即購之如價昂於都皮劣於都即寄回可耳書十箱
之外諒亦無甚精本俟過六七月如眷屬不來凡尚須

檢數種來塞此時置之架上暫勿入箱聞人唐書易覓甚慰尚有揚州岑氏繙刻聞人本多校勘記及舊唐逸文其紙板必精好勝原刻可一詢之翰文公羊本非佳本配足便閱長短何礙費神謝謝扇一握久思遣筆移居後心靜意定讀史之暇將班香史表檢點一過前漢后妃略有端緒日有所營故未暇作字有姜桂畫一幅並題跋不知尚在尊齋否因班香並及之合肥所贈馬弟如減騶不如還之津門彼此既無人可借亦正不必借人已屬僕輩料度矣

復李肅毅師相

前牋請水師疏稿初十晨起得初六日手書爛然滿目正大疏也兩心相契捷於輪車電綫矣公自謂議論視

甲戌大進佩綸謂視甲申致譯署書亦更擇精而語詳
力厚而情遠公本老於兵事又綜覽列國軍書日接南
北中西往來之文武士商虛心廣益沈思而約取之固
宜日異而月不同也如佩綸者書生耳敗將耳公且殷
勤誨問不恥不倦雖不能如子綱之贊討逆左車之助
淮陰中心固已誠悅矣用人籌餉當有因材之教持久
之規略得蠡管蓄疑待叩如得歸侍左右願借前箸以
撞大鐘儻射鈎之怨不釋賜環之恩無期聖不云乎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矣入 覲有日依依予懷

所示某公之言密叩同人昨阮書云怒者自是孟子嫉
者實是潛邱自黃公詳述閩情亦均覺辣手之太重今
公所請止於馳驅而無關朝局或亦易於轉圜更有別

創一解者謂前雖自請速治而仍畀以船官者以聞孤陣斃也後雖復奏瞻徇而忽投之軍臺者以聞孤未死也今都下均喧傳孤首死於馬江但得公證明其事則推碎連環不解之解是說自日本黑田顧向來此發之其後閩浙滬都函告者共十餘人鄙終以公所聞爲定論且馬江船燼士燔亦恥以一孤豚爲解慚也惟孤拔之死何方頗訪有端倪謂其必不死者惟英領事及閩學生耳

八月間公電署黃亦續電魏瀚旋鈔一孤拔封

口告示謂得自英副領事霍必瀾至今思之告

小宋我水軍未戰者爲英領事星察理即代法遞戰書

之人告譯署言黃逃軍散者爲巴夏禮送孤拔封口告

示者亦英副領事而初八九英德美三水提或今衆口

言孤傷或言孤戰後未見其爲死於馬江無疑

同聲駁駁上達矣公處耳目寬廣若有確據足以一言

即不爲蕢計固馬江之壯魄英魂望空膜拜者也總之

證實孤死則可因孤而及費則不可

江忽從寬忽從重

將弁迭受賞罰內降信筆低昂今若再以孤事動聽孫
歎死生王尊賢佞太覺孤埋孤扣朝令暮更不如另起
鑿竈之為得體也馬江之恥譬諸句踐之棲會稽曹瞞
之敗赤壁天誘其衷尚國報仇雪恨否則遇如日月之
食孤拔之死不能以時明白即是軍謀不詳事後用以
自免尤覺不值且果當有所表襮於世事會之來何極
如其數奇福薄即公能造命回天恐我亦惟時宰脾肺
竟耗不舞此不當糾纏前事之為超妙也

既非下愚所能測而同人之言亦頗奇詭動聽姑備一

說或便中附奏以應前言或入都閒談以起下節即結

不能解而孤亦不能生似無人能苛公失言耳自念狂

直乖謬忤世喪師貽羞知己孤拔之事甚恥言之而同

人頗嫌其矯亦不敢匿不以聞左揚奏水師鑿船破成

開交席查此信甚確或云內開孤死漸疑鑿船之說不
根否則一親供無交查理或云內以劉言有去揚意或

云將以此定張成實陸軍潰逃如此則鄙人遣戍固宜

緩前傳控費非也

蓋左口惠而揚心伎陽徇而陰擠之此亦無形之下石也瑣瑣雜陳不復檢忌愧甚

致鹿喬笙比部

聞有內閣之戚潘安仁所謂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者事後且爾況新喪耶鄙人嘗喪家道深喻此情何以致慰惟慈姑愛婦不免心傷閣下託於達觀或稍寬老人懷抱耳滋翁前輩已到都請訓請假之期望示知秦撫之久速與寒家之行止略有關係也塞上近況安圍當詳言之滋翁前輩前有一書未能即復乞爲道念並問起居謫居畏暑竟省啟狀幸勿見責

復顧皞民觀察

奉惠書敬承一一讀銅井之書如玉溪之詩須得言外

之意蕢齋非謫居多暇亦必囹圄吞棗今乃細細咀嚼
盡得真味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此自爲中
下人說法易云立不易方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使此
心稍有倚著則立必易方而困者益困蕢雖不能安而
行之亦庶幾勉強而行之如此則媚者聽之不言者亦
聽之矣銅井以爲何如吳山有市氣西湖吾釣游之所
但外湖亦頗有統領氣山陰道上爲人伐石取材略有
河工氣然乘月泛舟千巖萬壑畢竟東南秀異所鍾小
受薪牧正自不掩其佳耳銅井舍山陰而話西湖豈過
江以後處處稠桑未暇臥游縱覽耶武侯澹泊兩語本
之淮南言之匪艱行副其言言乃足重銅井有得於此
願更惠良規匡我不逮鶴老甚念之

復李肅毅師相

廿六夕得廿日惠書敬承一一張成供由福建司錄出
席因臺獄出使此特附案耳先發游談船已燼矣鑿不
鑿均難確證原供謂非營務處及先逃彭楚漢嘗以其
落水遇救咨子裁核辦以折服省謠而營務亦即水提
所委似成無可減而蕢無可加席與公本無深交公自
吐露肝鬲而席並張成一事亦不一及其爲隨口應酬
可想此庸人耳無從下石亦何至望其垂憐耶胥靡雅
春時宰之怒已解矣若必欲置之死地閔劾即可逮治
何取如此曲折儻欲坐以莫須有古來英傑屈陷者多
矣何爭一蕢天下事在情理內者能防之在情理外防
不勝防則聽之蕢頗以此養心遺慮而時以此貽長者

憂愧甚愧甚總之彼此所聞均不甚的侯公到都相機
行止可耳子義在都亦聞陪客之說乃孫變臣告之我
云法船屬至督撫委船政以當餓虎而黃毅然來援屢
奉不必拘守之電終不委去即此一節在國非取巧在
朋友為緩急可恃之交就使作陪客亦值得黃不敢當
而其言殊快惟父母年皆大耋夢得有親子厚輒為感
喟耳朝鮮似有閻妻扇處衛輒拒父意兩阻使臣殆託
辭

復朱子涵內弟

手書收到黑頂子之行定是謠傳信如尊論動不如靜
洋捨獠此間五十金可購烏雲豹前送來者索二十五
金亦有貓皮在內兄欲為塞上禦冬計或云袍以青狐

為佳然否翰苑十餘年諫垣十餘月並無一狐裘儉更甚於晏子矣新皮此時未到到時或弟能來游則更妙游廠肆如有東坡七集代購一部板須好價隨意酌之便中告知安姪同留意安姪處有三蘇全集但板不佳耳其書可查香濤答問便知

復奎樂山中丞

奉七月廿九日手書敬悉起居佳勝眷愛安蘇慰甚越事鑄一大錯朝鮮亦有亡徵不敢深論合肥服闋請覲以法事緩至今年以李昞應事緩至八月昨日已到都書來云議滇粵商約並商立海軍恐有兩旬之留鶯粟開禁合肥海軍疏內亦有屢畝之議亦知禁是虛名但此事勸公步香濤後塵不必步合肥後塵也既不必奏

亦不必向剛公議及其利弊與鐵路同得人得法有利
無人無法大弊土默特事理當再言但公既欲乞病似
可不瀆如入都與當道詳言之則動聽而不著迹此弟
近來閱歷也旗人謂公專與同鄉為難定靜村即云不
得云無弊但樂山究多事止可胡盧也
一姬化去可念惟如夫人近有佳兆此固弟所禱祝者
子良已到都履任必在十月眷屬切勿冒險就道惟公
一卸撫篆即請病假似不得體如無礙則請假留晉為
是乃高年第一要事所望公垂老徵蘭鄙人三年歸田
尚當作訓蒙師也呵呵舊唐書聞淮南局已有新刻弟
即往購楊君不報命亦聽之志書請攜至都門不必寄
塞上子莪已來戍所尚不寂寞舊游之果園茶市重到
不堪回首近習騎往還一二十里漸能緩轡徐行惟上

馬未能敏捷所以然者非湖上騎驢亦非據鞍以示可用聊以解悶耳三令愛到晉當知文山與朝邑亦甚齟齬不知其所挾何具矣

致李肅毅師相

前復一書當已入覽矣 珠簾獨對赤烏趨風 恩紀駢蕃邀聽忻躍敝省先哲祠花木清疏收藏精雅蘭師青老皆老同年似可賦瓠葉以戒一獻亦輟紅中一段佳話坐無車武子何必不樂哉刻思及一事琴生久在幕下可云繾綣從公五六年來內斷坊局之階梯外無道府之軌徑章留後徒擁虛名杜陵不將以賓客老耶在琴公澹於榮利初無抑塞避就之念而其家貧親老公與蕡所深知觀其嘲東山之小草求蜀道之當歸或

亦人子至情乎叔耘佐幕優得關符琴生承之當海上
多事之秋勞苦尤甚公似宜延譽於時宰畀以直隸道
府一缺遂其捧檄承歡之意即阻其奉母偕隱之思晉
公霜鬢苦心遠憶香山諒不近遺持正且平原君之門
亦未可毛遂自薦則進之魯連子無所求則聽之也袒
護同年幸勿見訶

致黃再同太史

聞將移居鄙人亦正移居也鼻出血可念公以成山及
鄙人故忿憶或失其正使天下得公十餘輩足以挽世
風正友道然憂能傷人久而致疾使成山與鄙人何以
爲情大蹇朋來干寶爲參權智相救也今吾輩旣不尚
權智則莊子所謂安之若命而已公徒膠擾日讀莊子

大字本不過獵詞藻為詩料而已猶未讀也鄙人為學亦苦不能專一然論著作則不足理境則頗有悟處矣次棠赴粵與否似須稟命老母鄙人勸其到粵勿以形迹與孝達不歡其意甚苦正與公同非勸其退也昨已作一書勸其入粵治振活民並申前意可免傳譌紹永兩都統均循例一見初無牴牾此必王鼎丞輩因佩綸不與諸流人伍歸而造謗耳鄙人之氣勃發亦當有時公亦疑我為灌夫乎

致朱子涵內弟

弟侍膝下不可遠游重陽塞上已寒漠月邊霜尤非來游之時三伏中向不聞蟬今年之暖為十年來所未有但蚤莫入屋可袷衣行戶外即須加半臂否則薄涼礙

肌如八月初桂風蛩露也盛夏如此禦冬之計便宜綢繆潤師欲贈寒衣兄私居未有貴重之服兼金狐白殊傷儉德語云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今爲止寒計不必虛言自修矣貂裘贈自君家狐裘贈自潤師即論自修亦何減魏蔚州耶安圃想時見寄上蘑菇兩斤味厚否乞代呈堂上聊供廚下羹湯耳

致奎樂山中丞

廿四日所寄一函當已入覽試院茶香晉祠稻熟想士民交頌使君也昨檢得乾隆諭旨在聖意於臣僕之稱原不欲過於區別而末句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一體稱臣著爲令本爲漢員附滿改稱而發則滿員與漢會奏稱臣會奏之外即專奏公事仍從舊例

即如此奏

滿臣請安稱奴才今奏事必有安摺豈奏
摺稱臣而安摺仍稱奴才乎不可通矣 故特錄寄乞
酌定此次與剛公一接一卸兩摺同發稱謂似宜畫一
以免挑剔總之滿洲舊俗相沿已久稱臣未必榮稱奴
才豈得為辱與其不應稱臣而稱臣使人謂有漢人習
氣不如應稱臣而不稱臣使人謂存 國初舊風也至
要至要 改之為是但從前稱臣亦不必糾纏
檢舉其病不過誤會 旨之意耳 交卸後如
何乞見示一函以慰懸系

致奎樂山中丞

前論奏摺體裁曾錄乾隆間 諭旨奉覽惟弟因來函
有晉省旗員督撫稱臣已有舊式不能無疑連日又借
閱各朝 聖訓則道光年間竟有旗員督撫藩臬奏事
一律稱臣專條深愧弟之孤陋妄斷特再函知

復方銘山觀察

奉六月初五惠書尚承垂注就悉遂初絜養進退綽然何勝慰佩湘人查辦閩事任筆輕重信意寬嚴全不按切情事凱軍在長門不能一顧對岸之金牌則免議而得優賞閣下在馬江不能兼顧數十里外之南北岸則撤勇號而復罷官無非以不甚愛惜之潮軍以求媚於閩中一二劣紳而已在閣下解組歸田隨兄奉母自能澹泊但弟以客官倉卒視師當事委子莪及弟以當勁敵無不瑟縮退避而閣下獨慨然來助保厥無功壞臺為罪在鄙心實覺耿耿使當日隨節長門相率避至連江定得與凱臣同邀甄敘矣此固閣下之愚不可及也子莪已於本月廿五日到戍話舊感懷頗不寂寞肥羊

美酒醉酣縱論未嘗不及閣下也。鐵香鴻臚乞假省親旋奉命往勘越界晤敘時一切可了矣。

復李肅毅師相

奉十五日蔡邕手書敬承一一。朱邸宴酣舟中大牀高臥當夢見周公而乃夢見胥靡耶。垂注至誠感愧勿護回憶辛巳同舟臨流縱話能勿黯然。中書集議天策建牙立橫海之新軍拜臨淮爲副帥。神謨重寄駕漢超唐惟船政不逮海軍戶部不籌專餉公慮空拳獨張終涉敷衍洵爲至論遠猷大政似當從聚財選士來工利械著力不知海軍開府何地辟屬何人故鄙夫但頌印而亦無能贊辭也。時宰猜忍直道難行鄙正以養拙修德爲宜舊事如春夢無痕怨者忌者久亦泡幻復琴公。

詩恩怨一生何足校羣公平賊是匡時坡公肚皮將不
合時宜除去餘地甚寬吾固實能容之矣仲彭弟南開
高捷為德門慶去年與香帥同舟稱述公子之美鄙言
將以人廢而仲弟自致雲霄差喜月旦非妄惟老輩有
言秀才得舉是人生一大關目初年閉戶潛修父母師
長管束甚嚴及得舉以後謁坐主會同年人事漸多聽
言易雜遷蘭變鮑轉化無形仲彭識解頗超公尤訓督
罔懈固無慮此而家門鼎盛世風喧卑不患無諂附之
朋而患無規益之友將來復試入都飛黃騰達屬其延
接時賢不談世事不論洋學多親耆德少交才流專以
木訥沈潛自晦則蘊蓄益深而成就益大此固佩綸能
言而未能逮者然無物將賀即以此為錦段錯刀矣

復奎樂山中丞

奉九月三十日惠書敬承起居住佳勝政事清平慰頌無已海軍情形九月杪復書及之所訂四船急切未能到華而合肥亦不敢自抒所見仍是敷衍之局洋票見於合肥復疏弟亦覺其奇謬聞政府頗以爲然大約文山必不以爲是鐵路一事弟不願著議而閣下好問深求大有欲步香濤後塵之意一言以蔽之中國兵強不爲洋人牽掣成之自有大利如近日局面赫德把持洋稅則是驅商歸洋各省並無精兵則是爲敵引路且所有釐捐驛遞一切章程均須廢棄而電綫鐵路朝發夕至則外省一奏未成而謠言已到都下從此諸事均可取決要津巧者可承意旨而愚者必受挾制矣至其事前

之耗帑擾民猶細故也此事即欲開風氣止可試之新

置爲我兵最強敵商不盛之地

成之可聚民興利且中

指腹地

欲行似當在海軍著有成效商稅收回利權之

後近日不明洋務者固執不通而所謂洋務者亦是固

執不通

但知洋理不知中國之理在彼以爲大

通而自鄙人觀之正是固執不通也此段議

論即香濤亦恐非之而鄙人自以爲名論也閣下正亦

不必告人耳

復陳弢庵閣部

十月初九日奉七月廿七日惠書敬悉上侍康強起居
佳勝慰頌無已臺北之游縱觀形勝壯哉此行密邇粵
海竟不乘興一訪孝達何也宋五子書惟豪傑可讀公
在都嘗有此言鄙人自問實非豪傑故於五子略一廝

目愧未持循負謗積誓殆由不學。本朝學派。國初則爭朱王乾嘉則爭漢宋。中興名臣倭文端專守程朱而曾文正則漢宋兼治。二公旣歿支派亦微。孝達爲世通儒。惜未著一書。然經術足以致用。公以沒作用沒。膽氣自謙而立誠居敬以承濂洛之墜緒而紹倭曾之心源。三年之中。養蓄禮廬。振起閩學。固鄙人所深望矣。安命易去矜難此鄙人自道所得。閣下謂其用世太急。疾俗太嚴。兩者俱難。十年深交。何作此語。疾俗則有之急於用世。吾知免矣。過都就成。略有小詩酬答。同人初秋。姊氏歿於杭州。三月來此事都廢。左文襄之薨。同時聞耗。深爲國家惜之。謫居絕慶弔亦未敢有詩文祭挽也。

復劉省三中丞

聞江歲莫北旋受代之日僅以洋礮商定厚庵攜至臺北而鑒於前者厲書之奇險未能再專一使歎仄何如昨於伯潛處寄到六月初七惠書四閱月始到固由潛公遞寄略遲亦足見雁塞鯤溟相睽之遠矣承賜千金深情摯誼豈敢言辭但佩綸立朝十年自以受恩過深得名過早每每矜慎小節動涉拘迂而誣謗之來且復出人意表況在謫戍能勿深防春閒到塞旅費恃少荃師仗助家事屬之舍親尚無闕乏贈金屬伯潛就近寄還怨由閩伏錢自閩來我兩人徒供閩口不可不慎也若蒙恩釋戍還鄉寸田椽屋均待綢繆他日公若割俸分廉為故人買山之資必不再卻區區愚表不啻

掬示勿以矯僞疑之

復李肅毅師相

十二三日連奉手教敬承一一漱蘭詩評屏斥太白辨香南豐論者均以爲謬佩綸因其已呈吏議不復深言而灰我公任事之心張時宰拒言之馘不得謂非鑄一大錯以鄙人久在陶鎔略知海軍甘苦賜書縱論於憂讒畏譏之中蓄獨居深念之意救時孤抱流溢行間殆非自鳴其不平者乃猶以涵養未至自噉則名世勛庸更進以大儒雅量設漱蘭見此當益自悔失言然鄙人率爾之論卻嫌初九一書稍有理學家習氣未若初四日書披寫至誠磊磊落落如房梁公疏奏千里之外猶對面談如蘇端明詩大踏步便出時見英雄本色也公

得毋笑佩綸意氣雖平習氣亦重乎要之時事如此
主恩如此公當獨立不懼力爲其難以葛侯謹慎之心
寄敬伸富强之政局外之譏評不足慮局中之艱大爲
足憂耳佩綸謫居改歲讀書走入訓詁文字一路漸涉
瑣碎於經世之學未必有益而日手一編溫故知新頗
有所得瓜代歸來乞一講席爲買山教子之計其委心
任運或得力於老莊至省三之所謂心平氣和談何容
易耶其所贈千金重以公命於情似難再卻稍緩當復
書致謝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廿六日奉廿三日惠書敬承起居康勝頌印無
已海軍徒擁虛名庸才積猾均可濫竽何獨苛及勲舊

大黃射前小徐篆後殆有心疾不止爲人所愚獨門下
代言旣以更張謫言者又以成全諷重臣豈藉此駕馭
英雄亦失推心置腹之道矣昔郭令公身繫安危而無
日不在疑謗中公寬厚似汾陽名位之隆家門之盛正
與相埒君父之前一以敬慎持之庶合古大臣恪恭
之義其餘小小靡崇應以癡聾可耳日本赫田清隆時
主擾中國窺朝鮮之議倭初欲以總理界之近忽改用
伊藤公所云新執政即指此否鄧鴻臚隨員瘴故界務
復無了期亦殊勞苦省三復書乞加封寄臺另紙附
繳陵差在即公當首塗琴生想仍留府也

復龍松岑戶部

來示黎刻廣韻文欣不同用尚是唐人之舊張註同用

已從禮部韻改子義處有廣韻乃鍾謙鈞刻於粵中欣
韻註獨用傳是明內府本鄙人於韻學茫然塞上藏書
甚少就行篋所攜書以選詩證之劉公幹贈徐幹則以
勤與根羣君同用曹子建贈白馬王則以勤與神陳鄰
親仁辛同用張茂先勵志則以勤殷與雲文同用應吉
甫華林園則以欣與文雲芬同用顏延年呈從兄散騎
車長沙則以殷與紛紛雲聞芬文同用還至梁城則以
勤殷與羣分雲文墳聞同用因之求諸詩則北門第一
章殷與門貧艱同用庭燎第三章晨輝旂同用旂兩與
從斤得聲似苗
并同用
歸入欣韻也 鳧鷖第五章則欣與熏芬同用求諸羣
經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見於魯論求諸諸子則元牝
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見於列子之選

騷賦及經子均未詳攷

是古音欣不但與文同用且與真魂山亦

同用矣唐初文學稱盛其同用獨用必不能率爾分合若以古為準則文欣定當同用不當分用也至高岑王孟律詩文韻實未參用欣部杜詩文韻或參真魂亦未見與欣同用似可爲欣獨用之證然崔氏東山草堂一首芹與人新筠同用李太白感遇則勤與濱春親人同用對雪錢任城六父則勤與真韻同用頗疑欣韻字太少若獨用則不能成詩故用文韻者不必求助於欣故相傳以爲獨用耳

李太白斤與鄰人真神身論同用

致李蘭孫師相

前牋想入鑒敬惟德義淵闔履祿綏厚爲頌綸結廬人境心遠地偏日對陳編自謂與世無患與人無求矣而

婦病日增藥力難效藥砧山下山無破鏡刀環之應恐疾且不斟不免內顧夫子知我聞甚垂廬系然憂從中來亦惟諷坡公平生多難非天意之句安命釋煩而已臚卿得釋合肥欲助臺費已作書促之聊盡同鄉同患之誼不必告孟

復李肅毅師相

奉三月十三日鈞函以黃有婦喪曲致慰問家事悌逆若此實不能作蒙莊曠達語安妖入闈再同代為經紀是何境象兒輩不即來以牽於婦病非冀賜環殯後自當移居請釋注系納鍰未萌此念高殆有激而言黃以鈴解不必解囊鈴不解不能解囊復安妖此等處見理尚定公隨時隨地為黃轉圜自是古誼但三復騷辭恐

不在閩中之邃遠而在哲王之不寤亦徒負此盛心然
已如實出已矣孟遵海之游壯志遠圖實所心折聞豫
防僕從搔擾舟輿均假之我公似體貼微至而於公亦
坦然不疑手書猶云實際微少殆專指蕘事言耶然長
沙海島乃自古有之況本非賈梁者強撥悶懷草復當
面

復王廉生太史

前上一書所懷未盡婦喪承賜祭筵正思肅謝顧蒙軫
念羈人曲加注慰三復泣然聞尊體清瘦幾於風吹欲
倒極念極念靈輻反葬有期以禮廬哀毀之餘銜悲就
道尚望善保千金也佩綸謫居省愆安之若素矣錦瑟
無端又增煩雜誠如公言止可不說安圃入闈再同經

紀其喪兒輩草草首塗昨已抵塞下足釋廬系見惠家
刻尚未寄到然經香古色已如在心目閒注管聊以遣
悶不知公亦有此志儻康成左氏注遂以稿屬子慎感
且不朽若必欲與高郵王氏南北競勝如周禮之有先
鄭後鄭則拙箸乞公采擇一二亦可附以不朽景純之
筆擲付邱遲或以佩綸舊亦齊人許傳齊學耶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樓船大閩州伯執爻爲王前驅壯哉此行近想
道體康和勛猷益著無任頌仰前聞四叔大人靈耗深
冀不確得琴公復書乃悉其詳念先兄臥疾津沽公以
父執之尊惓惓醫藥此自友于篤厚流露無形每念
前塵時時感涕聞公有弟喪泣然不已公家謫仙冥桃

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三復斯言令人感喟世叔龔成仙海我公夢警春池試下視人間兄弟夫婦之緣幾如朝菌蟪蛄亦可憬然悟矣願以此自釋並以釋湖廣公之悲也琴生已至宣府日內擬策蹇訪之旣話年餘別緒亦可叩我公起居然回憶去年禊日同宴戟門亦復怛怛心動琴公約朝夕過從但坡公黃州五年亦未肯屢游武昌相距六十餘里究難時入城市好在讀書課子日有常程任運息機中無妄念足以上釋注存舍弟端午前後當可到津一切已屬其代達聞洪世兄已與琴守同來俟其還津再有詳訊也

復陳弢庵閣部

奉惠書三復黯然客臘書至今未到不審何處浮沈也
春杪曾致一函至四月中始檢寄近想可達英覽矣承
示近遁而學禪鄙意不以爲然宋儒如橫渠橫浦何嘗
不通內典即豫章延平亦未脫然然攻之者固屬吹毛
求疵入之者究屬旁門左道以公絕頂聰明原不必墮
入理障而內治心外治世學問無窮豈可蹈彼教寂滅
之談爲吾心渣滓之累哉坡頰喜言釋氏亦是謫居無
聊藉以自遣耳侍且不學之況公盛年小挫清望彌高
指顧祥禪未必不東山特起即從此遂初養志藏器待
時名教中自有樂地舍孔戒而守釋迦戒何也佩論不
講學亦不關佛芻蕘之言幸垂眷焉仲勉就仙游講席
藉可養靜讀書叔毅日事丹黃講求實事視公之忽儒

忽釋而周妻何肉結習未除者當亦不滿也勿邨先生
遽歸道山聞之泣然枚老代爲致意薩鎮冰以失馬爲
福此非皮相者所知船政不甚利豈真有風水之說耶
兩兒已至塞上坡詩云便作齊安民我之謂矣

復何子裁少詹

春秋繁露無善本未可據以改管蕢立一例凡諸子與
管書相同者均全錄其文以資攷證而不改本書之字
似較妥慎乘馬據周禮鄭注乘計也投壺鄭注馬勝算
也此篇自立國起均是算法諸葛武侯集計算第五本
此但乘字作平聲篇中一乘四馬亦可作計算解而乘
去聲且乘馬均是實字能合而爲一否乞酌之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月朔賜函敬承德躬納祐政社延祺慰符遠
祝山城多雨關驛盤紆京雒音書都被塞雲隔斷閉門
一卷身世都忘回知閒說淦山坐觀邱報乃坡老別黃
以後之詩若索漠南堂止合逍遙捫腹而已宦游十載
春夢一場刻舟記痕殊可不必機緣淩泊聽之彼蒼北
叟深知倚伏正不必與公家飛將共慨數奇也聞琴公
言清使留勤俄界湯君東去幕僚又易新人公奏議恢
闔之中自然名貴潘詞繁縟自難仰副樂旨仲伊治經
致禮頗有心得公餘足備談助仲弟近勗於古亦切磋
一良友矣壺公前月人來深以無同心多掣肘爲憾雲
林旣去自必銷假視事誼卿北還亦以一薦了之來教
念舊情深鄙亦思公心痲蔡中郎云相見無期惟此書

疏可以當面耳

致章琴生太守

委譏治道碑深愧不文乞鑒定碑頭須篆其款式擬與再同一酌不知可否碑陰刻出錢姓氏一直書下商人姓名如寫字號不古錢幾千不寫文字靈臺韓勅碑陰皆如是也牽涉鎮將勉副公意不知有傷文格否文不及三百字無乃太簡彼此至交不願作西狹頌耳附上三絕以博一哂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初三日復書敬承一一朝鮮三綱已絕非以剛制內蠹而以柔弭外兵瓦解土崩蓋意中事文武才談何容易有兼備如尹翁者未必自薦況世固無之三

復鈞函想見元老紆籌提筆四顧光景即羈人亦爲之
停尊輟箸也容齋本非將才若用之理財似不至以徵
信錄爲祕筮我公月旦無乃近苛壺公作債帥教民七
年當亦可以了債矣清公內渡或即畀以疆符耶津南
積潦縱橫塞外匪蹤出沒獨徙所兩多大熟差免年豐
啼飢書生福薄即此已慚逾分矣遣僕赴津兼致樂山
一書十年心交四年久別聞其由運河南下專使送行
稍致戀戀之意歸途丐戟府一馬粟較爲迅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九月十一日奉初三日鈞答敬承一一過琴生
詳詢津事就稔道體康和曷勝頌仰樂山感公識拔故
竭其所知爲野人之獻曝間有未愜或是學力才力所

限薊北乃舊治聞見甚確若遂疑爲耳食稍負其臨別
贈言之誠意來教責蕢直言則閉門戢影充耳無聞較
耳食者又遜一籌與樂山書亦涉筆成趣實則難蟲得
失本不足言今以庫倫還戍之卒移防多倫則伏莽自
清從此塞上笳吹之音並不來聒公耳矣又何待蕢之
妄言哉 長春聖德如天優容言路超越往古朱侍御
事必非 上意鄙人附驥榮莫大焉公慮放歸無日則
坡公有言譬如原是惠州不第秀才耳安分隨時即未
能到無入不自得地位而所憂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在
一時之得喪毀譽也紛紛者亦何足擾我哉幸勿廬系
安圃以母憂去官蜀裘久罄食指如林殊爲可慮寒家
家運如此悚惕尤深聞袁子久忽得劇證恐此子遂不

永年其家事亦如其人外強中乾乞公有以矜恤之迴
憶津門說士時如昨日事益與琴公歎惋不置郡齋爲
前政荒穢殆盡琴公掃除馬廐改作賓館素壁明窗頗
爲雅潔三宿桑下爲之流連不忍去坡公在惠州章莊
簡送酒六壺不至有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盃餉春
耕之句顏其室曰北海軒亦他日上谷圖經中一佳話
也琴公云公垂念羈人恐無卒歲之資洵屬無微不至
惟全家北來雖親知音問漸稀而以公所助量入爲出
尚不憂貧杜拾遺云生計祇憑黃閣老我之謂矣

復顧皞民觀察

奉惠書即欲裁答會安圃丁艱心緒悲惋故稍稽緩當
諒之也承詢悼亡之作邇來閉戶讀書詩境似進而元

相金釵玉溪錦瑟尚未作得一篇坡公迴首淒涼十年
事傳柑歸遺滿朝衣即鄙人悼亡詩正不必自作語也
黔書不再答如通問幸略述近況並爲道念鶴老誼卿
當時相見選期已近否康民在譯署如何謫居麤遣恕
不瑣瑣

致陳致庵閣部

久不奉手教馳系爲勞入冬已屆祥琴敬維上侍康和
起居佳勝頌仰無量陸敬輿母喪旣除朝野屬望矧在
私交惟閣下澄鑒審時堂上冲懷怡志或出或處當有
超隨激之迹而循忠孝之經者託契夙深關懷尤切月
前曾詢之實夫而實夫不知幸早示我也謫居麤遣安
圃又以憂去家計殊不可支清卿撫粵孝達得此良友

當可同心竹坡漱蘭近在咫尺亦懶於通問鐵香界事未定據子義云使旋頗思引退都中近事公處聞見當視遷客爲詳不復縷縷仲勉留講仙游抑北來供職叔毅日事丹黃當益淵雅均以爲念塞寒閩煥氣候迴殊惟此寸心何間南北歲晚乞餐衛珍護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昨琴生過此出公二十日書見示並開具鄙人近狀纖悉奉告太守之察及秋毫可畏明公之不遺小草可感也塞上年豐穀賤旅費千金足以自給今年家事紛紜頗多浮耗然黃精猶足療飢未須再輟清俸監河三百厚意殷肫在佩綸食德已深固不必受多辭少然飲河滿腹而止易所謂受之以節也琴公已爲代陳

竟不瑣瑣言謝矣。宣府句留略有文字唱酬之樂而鎮道雜還其閒頗亦疲於應答不如閉門嘯傲坐擁百城領略經史精液但苦異書難致鈔錄無人否則三年之中所得不少放歸以後足以教授自給也。聞望後迴節保陽海上擾擾經年得此不易明春到津約在何時仲彭弟隨侍讀書抑在津度歲均望示知。仲良前輩當已到蜀其待舍弟甚可感故寄復一書乞與省三函附遞為感。琴公云壺中人又欲引疾似不確。鐵香過粵時未有此論容齋已東征否清卿界務頗稱旨節。鈔當不遠矣。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前賤甫寄鈞荅旋來言簡情稠如親左右北海

軒十日之飲樂則樂矣猶未若得北海公一紙之書也
即承迴節保陽動定和壘為頌鄙況前已具復足釋塵
懷舍姪以叔母年高勢難離京逐食近且勉與支柱俟
百日後再議渠言天不絕人惟鄙人東歸或能兼顧然
東歸不過依公即今日何一非出公賜耶琴生曲慰羈
人欲其再過郡齋同傾臘釀而讀書頗有恆課時以談
宴閒之未免此日可惜忠州陸相閉門還撮古方瘴海
老坡垂莫猶成書傳鄙學薄年少豈可以身廢不用遂
自暇逸哉人生隨在皆可自立斯世之毀譽得失久不
挂於胸中亦不待尊酒破愁也光武將佐以北行為入
囊中囊中誠不易脫然尚非陷阱可比公屢思援拯情
見乎詞讀之感愧平日期許在南皮諸子上初不自意

流落蹉跎遽至於此即使一書傳世固已負公實多每
一念及戟門煮酒繩榻掃塵時未嘗不迴望中原悽然
欲醉也惟天涯索寞公猶眷愛不衰殷勤不已蓋得公
一書輒爲之神王又輒爲之神馳耳附致仲彭一函國
語注疏乃旌德呂公家刻冀鄴架有之今年塞上不寒
冬雪少於秋雪畿郊水災後亟望祥霽應候明年或可
占豐也軍都插漢桑乾已冰相見何日弓閭風坐聊借
書翰作千里面談爲之筆爲之墨者亦復憮然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前月廿五日奉十九日鈞答以歲晚檢校叢稿
未及復牋昨夜又得初四日賜書敬承起居康勝以公
之部分如流殷殷遷客覺鄙人嬾散迂疲爲可笑也鄂

生仍赴滇中似得公一疏一書之力何物張成遂免玉
門遠戍兩案冰釋免我疚心此外固無奢望琴西見推
始終一轍亦時人所難壺公愛鄙人而頗畏其峭厲且
知鄙人必不下之而薦舉在戍逋臣調遣歸田故吏亦
有難易迥不相同舍此取彼了不足怪琴西久任監司
見聞亦隘故宜於朝局政體及近年黨籍天下人才均
不了了也鐵香過廣州壺告以任好有納晉重之舉鐵
香千里寄聲恐其枉道求進鄙人復以倔强猶昔豈屑
為鼠輩屈要之明年或有歸理但慮知之者不深而忌
之者甚巧不知又在何處耳故鄙願不如及瓜而代從
此種松課子著書歲月較得寬閒人患不傳而鄙非不
傳之患正患傳者之非真抗疏功名傳經心事此杜陵

之所以悲秋興慨也雖然人之於名也傳不傳亦有天
焉少年意廣才疏承公青眼便有擊楫中流駸駸爭長
之意今旣一局全輸矣遁而之他以千里之壯心蓄一
紀之強力於古人糟粕中斂取精華以待後學焉知五
百年後無嗜痂之癖如公者爲之一再披覽哉獨坐深
山恃此無恐當發公掀髯狂笑彼代鄙干求者不知我
並不知公其不著痛癢也宜矣

復李肅毅師相

新正三日奉祠竈日惠書敬承一一即維調元燮治韶
祉康和慰如遠祝我公對雪微醺念及塞上之寒讀之
斗室生春殆如挾纊塞上冬雪頗少入九不寒也自書
到而連日得雪寒意逼人似公之力竟足噓枯吹生昔

之寒怨天今之寒當怨公矣春明未始無雪使袞袞諸
公都存賢相廣廈之意焉有啼飢號寒之蚩氓正恐珠
帷錦幕羊羔兒美酒方熟無因知道外邊寒耳而風雪
中惓惓世事乃唯海內一元臣漠南一遷客豈不足爲
斯世慨哉著書豈足傳世前牋之意乃謂謗詬之餘鄙
人迹且傳矣書附以傳冀後世有如公者讀其書而原
其志此特古人窮愁發憤非謂蟲魚瑣瑣已足傳世也
歲晚又成雜綴兩種可謂小儒無關大道惟閒玩易理
繫辭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辭以動者尚變
以制器者尚象以卜筮者尚占今卜筮已失其傳注易
者無慮百餘家言人人殊了無實用是易不亡於秦火
而亡於後世拘儒之說也漢後制器日窳西人偶擅機

算迂者詫爲異端淺人震爲創獲不知輪船鐵路電氣
光學無一不括於縣象中特易之一事耳聖人不制其
器者易之仁也聖人能制其器者易之知也管蠡窺測
擬作易制器一書窮探理數以明古所以盛今所以敝
約西法於中法之中雖不足以說經庶足爲攷工明算
之一助今已略立例目俟放歸時就公假書成之此或
有裨實用耶公固學綜中西不知以鄙言爲然否入春
過琴生縱談放論時及我公亦如公之思我也

復章琴生太守

伾來知台從回郡亟思一談以慰飢渴惟手教以疏稿
見商揆之於義似當避嫌誼卿人極通達前薦表亦止
密陳並未與之道及事君待友之道諒當如是謫仙

代宋中丞作自薦表刻入集中殆不可爲訓合肥此次入都必向當道言及如 聖心猶念及逋臣便不必有此文字儻時宰怒猶未解恐合肥亦必變計此事自閣下垂愛之誠鄙人固不必預聞也鄂生復起固知千將神物終燭斗牛弟與之無私交爲 國賀得人而已香翁昨有書來深以徐唐出獄鄙尚在戍爲不平惟其不平乃於鄙人有益此衷固甚平也承賜食物謝謝書價示繳餘再達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四月望日鈞答敬承一一適園曲宴公欲解我舊結無端又耳新聞此與蔣之奇誣構歐陽永叔何異聞此而不怒者非人情然小人伎倆至造此不根之

謗以爲琅邪解吾且引爲風俗之憂而又何暇憤怒耶
公以一代偉人耳中忽聞此種汗言當傾北海之水爲
公洗此耳當時便合拂衣而起猶以愛鄙人故忍此須
臾強爲剖白公真善耐事矣遷居無此餘貲延師亦乏
佳士處茲困阨隨在足欣似人即喜夫亦自適其適而
已承念感甚我公疲於案牘鄙人亦困於陳編昨始將
積年叢稿鈔掇一清藉以遣日今日積雨新晴心亦靜
暇馳念戟門作書未半琴生遣其世兄來此欲招游郡
齋賞勺藥鄙頗耽寂未暇花時舉酒且金帶圍不在魏
公園中能爲瑞物乎匆匆補此牋投筆迎客不及詳陳
矣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弟紱由塞上旋浙曾齋一牋進謁當入覽矣即日履茲煩暑伏想台候勝常彌深祝仰琴西先生立身清潔憺於榮利其生平久在公鑒識中無待鄙人揚詡惟晚年坎坷旣以酷吏之吹求投諸裔土復以言官之指摘汗其清名不白之冤有識同爲惋惜孝達強之再出遠赴道山昔洪鄱陽先羈松漠後死瘴鄉竟成渠家覆轍良可悲也聞公欲與江粵兩督會疏表揚敘其前勞雪其積枉此誠賢相之用心而仁人之盛德矣惟琴老理財之功全在江南若由孝達秉筆則前次奏調之疏已厯言之重複申言必多贅語到粵未久雖因勞致疾而無功可言勉強置詞終不親切沅公春注之隆不如公望實之孚不如粵琴老旣殫度必不肯列名此

等憐才念舊之高情發潛關幽之盛舉豈俗吏之所能
爲哉鄙見起琴老於生前則公不如孝達以有夤緣淮
軍之謗公鄉人而孝達非鄉人也表琴老於身後則孝
達不如公以有經營糧臺之功公曾任江督而孝達非
江督也然則爲表揚琴老計與其三省會疏不如公與
粵會疏與其與粵會疏不如公專疏以公言之則倚畀
至隆流涕上陳必動九重之聽以私言之則艱難與共
久要不負亦足感九泉之靈伏望俯采愚言即屬沅公
將淮揚公呈咨津以爲入告之據疏中但將到粵未及
一月而盡瘁以歿粵督深悲惜之作一結束便已面面
俱圓鄙人與琴老雖無一面之緣而少游江表久耳其
名又先後同謫察罕慨然有賈生弔屈之意夫以與琴

老未嘗相見之人猶為之感傷身世況公之篤於故舊
一往情深者哉此言非徇翰香父子之情亦非徇晴笙
師弟之情直以琴老為良吏公為德人會昌一品集中
天造地設當有此一篇好奏議耳公當以為然也

復章琴生太守

讀和詩深愧鄙作之弱復次韻呈教仍不能工昔有作
嘲孟詩以騙酒者此乃騙菜詩也子莪姬人已至周妻
何肉涉筆成趣耳惟初字實不易穩鄙作一聯曰食筍
小詩酬白下谷坡和然其苦語慨黃初最工切但怕入烏
臺詩案竟割愛矣不但怕入詩案亦詩格不高耳昨得兩頗快田間似
有早意此間兩足則關南必潦造物亦止能消息其間
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宣府人回奉重五日鈞答蒙存省志賜暑藥正擬作牋致謝月之初二又奉惠書敬承福履康和尤慰遠祝適園所入之讒後得貴宗人書始悉顛末當復公書時莫測其因無從著筆姑以拂衣一宕形容我師憐才耐事之雅懷乃解頤語非含憤語來教似誤會鄙意矣公在隆福寺帳屋中縱論人才即有佩綸似公而不如公忍辱負重之戲彼時深服此論退而書紳故使閩時用之於謝表駐船官時用之於致伯潛書無如馬江之役愈負愈重而疆吏徒為壁上之觀察罕之行愈忍愈辱而我公亦難解局中之結此自造物忌才鄙人賦命窮薄而已其咎不在耐事也咎在無公之名位福

祿而毅然欲負天下之重耳然而終夜自維以爲天下之善學公者莫如鄙人他人學公之迹鄙人學公之心其有不同則公此書所云疆臣言路分際使然也豈獨此哉言路有言路之分際謫居有謫居之分際佩綸非不知今日之天下當言當爲者甚多也無爲之之權則不能爲並不敢強公以必爲無言之之責則不能言並不取強公以必言琴西先生一事率爾陳詞者亦體公念舊之素耳及過郡門始知公已許琴生會疏深悔鄙人多此一函然非公壹意主持恐會疏亦無就緒身後之名何關輕重而孝子無己之痛頗可矜憐風義如公必當有以處此矣至手教云天下當言當爲者甚多此固名宰相語也佩頌何似近畿小河偶有漫溢直省力

匱民惰由來已久而十餘年賴公康濟差免流亡民實
隱受其福獨山東河患頻年近竟決計南挽逆水施工
殊爲可慮耳弟紱書來云公垂問鄙狀甚詳讒詬荒寂
之餘而一个臣愛注不衰感悚無已弟紱並蒙延譽泐
肝銘肺莫喻此懷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奉八月朔日手教屢思致牋問訊而山城枯寂
殊少見聞山谷詩云病嬾百事廢何止書問疏雅似羈
人近狀也漸寒伏想政躬多暇台候勝常當如頌仰承
示黃河南挽之非策與鄙見略同比聞鄭州大決歐陽
文忠有言下游淤高水行漸壅則決上流之低處今欲
急鄭工之隄繇尤當濬東省之闕塞方能一勞永逸耳

高陽師復長容臺旋充河隄使者此行亦殊勞苦也永定河想可合龍今年有閏冬令封河較早公回駐保陽當亦早於去年矣或云高麗遣使東西洋以弱小處諸大國間即託庇中朝宇下猶慮虎狼擇噬乃為自主之說所歆輕妄若此國體猶空談如屏蔽何謫居羸遣足釋塵懷

復王廉生太史

奉惠書敬承動定安適謫居日注管子不覺歲月之速洪氏義證求之臨海不可得閣下出藏本相借感何可言戴子高於管書涉獵未深且時以孫洪之說改為望案今取義證以勘戴校一一均發其覆洪書隨校隨刊亦無甚精義序云逸文附後此本為高郵王氏所藏閣

下所收當無遺漏乃卷終並無逸文與序不相應何也
萊陽先生管子通所見時出孫洪之上已寫副本謹將
原稿奉還兩年來承執事及再同物色諸家說管之書
今已略具如游山之得導師獲益多矣但愧無一瓶之
報耳禮廬研經攷古著述當益闕富張叔憲想時見廠
肆有所得否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昨承鈞答敬審崇祉延釐深慰遐祝河工尚未
進占而利津雲梯並治農部於水事茫然倉皇撥帑不
能有所別擇而籌餉之法無非沿襲批政裁長夫捐鹽
商預徵當稅所得幾何而貽笑千古良可閔慨豫省河
員積弊甚深至今猶務蒙蔽子和久於豫情面在所必

有夏邑因稽料激成民變不知確否子壽丈久滯秦中
忽得蘇藩殊可喜丁未榜運無一弱者洵然無怪乎下
壓己未辛未無一出頭地人也辛未尤劣鄙人遣戍與
林少穆之新置雖功罪不同而後先相望其他亦少得
意者琴生老守尚借甲戌之力概可知矣曾文正信運
運不盡屬一己之流年而係乎一氣之推嬗耶孰綱維
是琴西請卹當蒙俞允翰香至誠格神亦賴公一書一
咨仁及泉下耳舍姪講席足以療貧感感

致李肅毅師相

昨李牧洪令等分護琴守柩眷而行臨歧莫送泣涕如
雨歸路惘惘不堪回首返寓檢手示前多未復者鄭工
之事高陽督辦極爲可慮聞因復奏南流委之江督督

辦

而上無眷下無人如大受申飭至督辦之命內有興公
此焉能呼應靈通進讒排擠青翁與高陽交甚久雖因子和事不甚協而
頗欲幹旋督工之役力不能止近與興公相迂公想知
其詳也洪琴西先生之事表揚開復已足宣付史館本
屬虛文因此遭駁殊為可惜佩綸謂翰香近來徽甯運
不佳不獨琴西先生之數奇觀琴生事誰能夢想到此
耶察罕政事黯無天日托子明一丁不識司員舞弊賄
賂公行劉丞因生息事稍拂其意司員等欲激成罷市
以劾之險毒如此幸而商情中解頗嘉劉丞操守之可
信軍臺人員欲派遠臺亦須投贈尤為奇關也佩綸四
月期滿臺費三十七月月四十三兩共庫平一千五百
九十一兩部費二百蒙公慨然全助且感且愧昔齊晏

子贖越石以爲美談嗣後亦未見越石有何建樹況賁
軍之將更不如越石耶頭顱如許髀肉復生上念 聖
母垂顧之恩下維 父執矜憐之意真萬端交集也旅
費歸衰不願他求尚望別借若干以終大惠臨書慚荷
不盡拳拳統容面謝

復顧皞民觀察

關山迢隔書問久稽昨奉惠書並承雅貺拜受感愧即
維起居佳勝聞望日崇何勝頌企子壽丈已擢蘇藩當
已入覲秦中去一正人閣下亦去一益友然實吳民之
福鄙人如循例放歸南游江湖閒不至無琴酒之資惟
望執事早遷東南兩司或來吾直此殆意中事若冗官
之說則言不由衷閣下作 惠陵監工後視天下人均

作八旗看待。瞞不過鄙人也。一笑作蘇字和蘇詩。居然神似。初欲勉作一篇。以酬清興。近日謫居。意緒頗惡。竟不能就。管書補注。略有眉目。各類書異文。逸文采掇不少。所闕者。未得宋本。及常熟瞿氏所藏。顧千里校本耳。塞上騎驢。往來窮山惡水間。未嘗至雲中一步。宜府密邇。時復過從。惟一冬無雪。歲杪疫氣流行。章琴生太守遽卒於官。深可痛惜。顧敬叔已補武黃。同知。今親不知有差否。鄂書未之及。鶴老書問。時通已派會典館矣。

書牘卷第四